

神秘的“阿克萨烈士旅”



自今年1月17日以来,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人发动的自杀式袭击至少已有9起之多。这些自杀式袭击者到底是什么人?他们为何甘愿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换取敌方的伤亡?对于这些问题,西文国家有多种解释,但其中不少是负面的。黎巴嫩资深记者哈拉·加比尔决定亲自走进这些人的世界,探个究竟。以下就是加比尔的自述——

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人?

3月16日晚上8点整,等在加沙地带一条黑暗的垃圾成堆的道路边的我看到一辆体无完肤的轿车的前灯闪了两下。我只身探访巴勒斯坦自杀式袭击者(又称“人体炸弹”)的旅程从此拉开了帷幕。

沿着这条路,在颠簸了大约10分钟后,我走出了轿车。迎接我的是一位蒙面男子。我后来才知道,他是“阿克萨烈士

旅”一个小组的指挥官。自巴以冲突升级,特别是今年以来,阿克萨族的名气如日中天。该组织宣称,为今年以来造成43名以色列人死亡的总计9起自杀式袭击事件负责。未来4天里,我将与这个小组一起生活,亲眼看看阿克萨旅是如何挑选及训练“人体炸弹”的,并试图了解他们的思想和动机。

巴以冲突加剧后,西方国家和以色列都将那些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发动袭击的人称为恐怖分子,布什总统也于日前宣布,将阿克萨族划归恐怖组织。可是,在阿拉伯世界以及巴勒斯坦控制区,阿克萨旅成员被视为烈士,他们是在以色列人的镇压下履行宗教责任。孰是孰非?

加沙地带的建筑物大多为混凝土建筑,上面刷上了各种各样的彩色标语,赞扬那些在与以色列战斗、为巴勒斯坦人的解放而牺牲的人。

我将与两名已被选为“阿克萨烈士”的男子见面。他们的上司——一个自称

叫阿布·法塔赫的人坚定而有礼貌地要求我戴上眼罩,躺在车的两排座位中间。他解释说,安全第一。

20分钟后,我们的奔驰车突然停下。我被架下车,然后被快速架上楼梯。当眼罩被摘下后,我发现我是在一间铺着软垫的房间里,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的照片庄重地贴在墙上,窗户用厚厚的窗帘遮得严严的。

我是以一名黎巴嫩穆斯林、一名描写黎巴嫩真主党的书的作者的身份来到这里的。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几名战士依次从黑暗中走进来。他们都蒙着面,身穿军装,手里握着卡拉布尼科夫自动步枪,腰里别着手榴弹。

他们坐在垫子上。一盏巨大的油灯将他们的身影映到墙上。我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以色列飞机从夜空中穿过的声音,接着是机枪声和自制的炸弹的爆炸声。我很快就明白了,这里的夜晚一直是这个样子。

“我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取得阿克萨旅的信任后,有人将我介绍给 27 岁的尤尼斯。他是一名艺术研究生,当时正在为下一次自杀式袭击作准备。尤尼斯戴着阿拉伯头巾,显然是不想让我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首先谈起了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毕加索的作品,接着话锋一转,突然充满激情地说起了他成为一名“烈士”的原因:“我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是恐怖分子。这个世界应该意识到,我们采取行动的初衷不是搞单纯的血腥的谋杀。”

他表示,巴勒斯坦人一直在寻求阿拉伯国家、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帮助,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收效甚微。他说:“一开始,我是从古兰经中寻找真主的。后来我发现,能够让我们胜利的是真主,不是布莱尔,也不是布什。我的目标就是解放我们的土地,将恐惧转移到以色列人的头上。”

接着,他打着手势,向我讲述了他即将采取新一轮袭击行动的原因:“以色列人给我们的母亲、父亲制造痛苦。我必须将这些痛苦还给以色列人,直到以色列的母亲们向她们的政府呼吁,请求这个世界结束冲突。我会坚持下去,直到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母亲每天所感受的恐怖与痛苦。我知道,我不能傻傻地站在以色列人的坦克前面。那样用不了几秒钟,我就会被击得粉身碎骨。所以我把我自己当成武器,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恐怖主义,而我认为这是自卫!当我去执行任务时,我只想到两个义务:一个是对真主的,另一个是保卫我自己和我的国家!”

尤尼斯点了支烟,接着说:“生命是珍贵的,我也希望过正常的生活,与朋友聚会、到海边野炊,可是,只要以色列人继续占领着我们的土地,只要我们没有获得解放,我们除了战斗,别无选择!”他表示,他的这一决心是不会动摇的:“自由不会是别人送来的礼物。历史早就证明,要获得自由,就要付出牺牲!在我执行任务的那一刻,我想的并不仅仅是杀死以色列人,那不是我的最终目标。我的行动将向以色列人甚至全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最丑恶的事情是——人不能

自由地活着!”

和尤尼斯一样,他的上司阿布·法塔赫也在接受高等教育。他是大学二年级研究国际法的学生。他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史,接着开始抨击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的拘捕和活动限制。他解释说:“自 2000 年 9 月巴以发生冲突以来,一开始我们采取的是自我克制的态度。后来,以色列人有恃无恐,阿克萨旅只能选择自杀式袭击,好在我们不缺志愿者。”

“人体炸弹”是这样造出来的

阿布透露,一个专家小组负责挑选“人体炸弹”候选人。当选者必须是 18 岁以上的成年人,但结婚而没有子女者以及一个家庭的独苗都没有资格成为候选人,而那些精通军事技术、心理素质好的人最有可能被选中。

被选中者必须信奉伊斯兰教,必须相信殉道和圣战的巨大意义,他们还必须健体强身,使自己可以轻松地游走于以色列人中间,如有必要,在发动袭击前要戴上假发,用前发将脸挡住。

平时,候选人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但其上司一般要对他们进行数天的观察,如果他认为候选人没有问题了,才会通知他们被选中了。接着,被选中者与他们的主管要进行为期 20 天的强化宗教研究,古兰经中关于圣战者将升入天国的段落需要经常背诵。阿布表示:“当然了,当我不得不决定进行自杀式袭击时,我心里感到很难过。有很多时候,我对他们说再见,禁不住哭起来。因为这些人并不是在大街随便找的,他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在正常条件下,他们本来可以为建设我们的国家作贡献的。如果不是去执行这样的任务,他们也许会成为医生、律师或者教师。”

一旦自杀式袭击准备完毕,他们小组的另一个人会找到他,陪他走完最后的人生之旅。当然,只有在发动袭击前,他才会被告知行动的具体细节。不管他是“人体炸弹”,还是用枪或手榴弹发动袭击,最后他难逃一死!

被投放到目标区前 10 分钟到 15 分钟,“人体炸弹”穿上一件手工缝制的背

心,里面有 10 公斤炸药和 5 公斤铁钉、铁片,接着领受命令。直到此时,他才知道引爆自己的具体地点。阿布指出:“对于这个地点,他们知道得越晚越好,这样他们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受袭的目标或是思想动摇。”与此同时,另一个小组开始为下一次自杀袭击寻找潜在的目标。

有战争,就有丑恶

那么,最近在咖啡馆或餐馆发生的导致平民伤亡的自杀式袭击是否可以被谅解?阿布证据强硬地回答:“以色列人的坦克炮击我们的住宅时,他们是否想到里面会有孩子?只要起了战争,双方的行动都会造成一些丑恶的后果。”

27 岁的学生阿马德也是一名自杀式袭击者。他说起话来更干脆:“我的祖母原来住在加沙市,但 1948 年以色列建国后,她被赶走了。我的祖母代表着巴勒斯坦人的历史。她经常向我们说起加沙,说起那里的葡萄酒和海滩。他教育我们要爱自己的家乡。”阿马德一直渴望返回故乡,但这个愿望到现在也没有实现。他是在联合国分配的一间用混凝土建成的房子里长大的。

巴勒斯坦人民第一次起义时,他只有 12 岁,但他已经认识到无法返回自己的故乡是个耻辱。最后他决心为尊严而战。他说:“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消灭以色列人,可是,我们给了他们本属于我们的土地。他们不但没有谢谢我们,反而想夺取我们更多的土地,甚至想剥夺我在那间几平方米的房子自由、和平生活的权利!和平进程的失败意味着我们不得不面对无法自由活动的局面。我怎么能能够在没有主权的国家生活?他们每天都检查我们的证件。他们控制我们的用电用水,控制着我们的生活。我不明白,世界上还有人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会起来抗争!”

他在说这番话时,他的身边已经围上不少战士。他们都点头赞同他的观点。他继续说:“我有义务执行圣战行动,表明我不想在以色列人的控制下生活的态度。我的目标就是不让这里的犹太人定居者舒舒服服地活着,将(下转第 39 页)

我就是李立三

▼唐塔生

43

1945年11月,辽宁部队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28周年纪念大会上,主持人宣布:“请李隆郅同志作报告。”只见一个瘦高个中年人接过话筒就讲开了。当讲到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时,李隆郅提高了嗓门说,李立三先后命令红军攻打南昌、长沙、武汉、九江,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当时,毛泽东等同志对这个命令的下达和执行提出不同意见,“左”倾冒险主义者不但不听,反而指责这些正确意见是右倾,对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打击。后来,在瞿秋白、周恩来同志支持下,党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指出了李立三的错误,才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这时,李隆郅突然大声问听众:“你们都认识李立三吗?”回答是:“不认识。”李隆郅用手指着自己说:“我就是李立三!”顿时,全场一阵震动。

李立三为革命奋斗了一生,他在

1930年主持中央工作时犯了“左”倾盲动错误。此后,他负疚不已,一直检讨了30多年。30年代初,他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的执委们听完他的检查,结论是“没有两面派的手段”。听过李隆郅报告的人感慨地说,这个报告体现了老一代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自我批评精神。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犯了错误之后,不敢承认错误,不敢改正错误。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并不鲜见。他们怕承认错误会丢了自己的面子,出了自己的丑,降低了自己的威信,因而死活不承认错误,甚至千方百计找理由开脱。对待缺点和错误,正确的态度应该像李立三同志那样,勇敢地承认它,坚决地改正它。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有心底无私的精神和大无畏的勇气。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为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摘自《学习导报》)

(上接第34页)以色列检查站赶走。如果他们和平地撤离,我决不会跟着他们进入他们的地区。但如果他们继续留在这里,我将会用我自己的方式赶走他们。我和其他许多人现在都在等待着执行袭击敌人的任务。我们不害怕。在他们从我们的土地上撤走之前,我们不会停止袭击。你们不是将我们称为‘恐怖分子’吧?随你们的便,但我们坚信,正义在我们一边,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在与我对话的过程中,“阿克萨烈士”经常提到宗教。他们还一起观看过去的“烈士”的录像,对行动的过程进行分析,

至于“烈士”是男是女等问题则很少提及。在这里,你几乎看不到伤感情绪。

他们渴望正常的生活

一名“烈士”在出发前最后一次打通了他母亲的电话。那位名叫尼迪尔的母亲说:“孩子,多保重,记住真主,注意你看到的一切,集中精力完成任务,抓住机会。真主会让你成功。勇敢点,孩子,这是你第一次参加战斗,在采取每个行动时都要记住安拉,不要犹豫,狠狠地打击敌人!”

事后,这位母亲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在一个月前就

知道我的孩子要去执行任务。我整整哭了一个月。但每次见到他,我都对他说,希望我的眼泪不会让他胆怯、退却。我的心难道是石头做的?”

就在这个时候,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情发生了。一名战士急匆匆地跑进我所在的房间:“告诉你们一个重要消息,曼彻斯特联队以5:3战胜了西汉姆联队!贝克汉姆独进两球。曼联踢得太棒了!”这个消息让房间里的战士们热血沸腾,但几分钟后,他们又开始认真准备针对以色列人的袭击行动。

(本刊资料室供稿)